

家庭主妇,何时可以被看见?



《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社会学》

南京大學出版社 2020年9月

导”的性别歧视,意识到“看不见的女人”的存在,进而注意到女性最不被看见的领域——做家务。

奥克利选择了40名伦敦家庭主妇。年龄都在20~30岁,都是母亲,至少有一个5岁以下的孩子。细致的事先准备与面对面的现场接触以及事后的梳理分析,避免了“广撒网”可能出现的无效工作和敷衍了事的答案引发的歧义与不准确的结果。

六项核心的家务劳动——清洁、购物、做饭、洗碗、洗衣、熨烫——按照主妇个人喜欢与否的方式进行了排列。熨烫最不受欢迎,其次是洗碗,清洁和打扫房屋不那么负面消极,购物最受欢迎,很多主妇表示,做饭和洗衣的过程很累,但是,家人吃到可口的饭菜,或者衣物晾晒在阳光下,她们会觉得开心。

孤独感是现代家庭主妇的通病,她们渴望与他人结成纽带,获得肯定,获得成就感。有些女性掌握了家庭的财务管理,不过也有人表示,厌倦为丈夫清偿债务,男人们永远搞不清楚钱都用在哪儿。有24名主妇表示,她们的丈夫只发表负面评价而未给予正面赞赏。奥克利认为,这与传统文化对于家庭关系地位的固化有关,双方自我角色的认同受到传统家庭训导,习惯以女

性长辈的家务标准为参照来界定自己的行为,社会、媒体和学校教育也都在不断强化建设女性的家庭形象。

有些女性谈论的不是家务状况,而是婚姻生活,家务的满意度比人们所认为的更复杂。

低社会地位职业的主妇有62%对家务不满意,中等社会地位职业的主妇有67%表示不满,高社会地位职业的主妇全部都对家务感到不满。奥克利认为,这与社会阶层有关,而且存在“参照群体”问题,也就是说,与她们成为主妇前所从事的职业有关。评估做家务的设施设备的结果表明,这可能会影响做家务的方式与女性对家务工作的态度,但对这项工作的满意度的影响微弱。另外,都市夫妻比农村夫妻共享更多的兴趣爱好和活动,男性主动参与育儿的也更多。财务管理作为妻子角色的一部分,这种模式在工人阶级婚姻中居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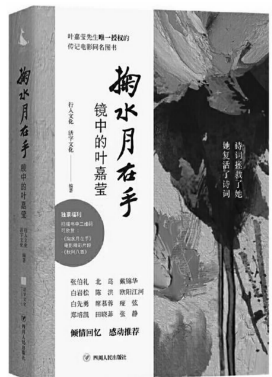
孩子是家庭主妇工作环境中的重要变量。在很大程度上,做家务和做母亲,是被合并的。调查显示,工人阶级的女性很少提及视孩子为一个个体的兴趣,她们更为重视的是孩子在公众场合的露面和行为。中产阶级群体相比更多提及儿童的乐趣,把他们视为发展成型的个性个体。奥克利的

分析,代表的是现代社会中一批年轻母亲的观念,也代表了占据这座城市的城郊边缘更庞大的、各种类型人群的思想。

这部作品的英文原版出版于20世纪70年代,距今已半个世纪,但它所描述的家庭主妇的生活状况和社会环境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作为中国家庭主妇的我们现在同样能够深切感受当年伦敦城郊主妇们的处境。如流水线一样枯燥地、日复一日地劳作,不容丝毫喘息与疏失的职责,无法诉之于口的渴望,唯有孤独相伴的时光,都是那么相似。唯有女人能够“看见”女人自己,比如,网传61岁主妇黄月爱上“靳东”,很多人嘲笑这位不自量力的大妈,可是,有多少人能够理解“白日梦”背后卑微的祈求,有多少人能够体会家庭主妇长久地与社会脱节,跟不上形势,遭到社会戏弄的悲凉?

这部作品产生于欧美反对性别角色和性别规范的社会变革思潮。那时候,人们热切盼望家庭婚姻能有更满意的劳动分工,主张女性独立与自由。时代在发展,女性所受的现代教育和自我意识都在增强。近期全网热议张桂梅老师为何反对学生当全职太太,从本质上,这正是奥克利在本书结尾所强调的,必须直接尝试提高女性的意识,让她们理解自身处境的根源。 林颖

静夜里,听水声潺潺



《掬水月在手》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0年10月

赫那拉氏的后代,跟纳兰容若同族,家人闲着没事就吟唱诗歌,就这样潜移默化,诗词浸润了深宅闺阁的日常生活。叶嘉莹十七岁考入辅仁大学,大二时,从顾随先生学唐诗宋词,那以后,她的生命更是与古典诗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书籍《掬水月在手》分成四个部分,每一部分都以叶嘉莹自述生平起笔,跟着是师友学生的回忆。叶嘉莹的一生,算不得顺遂,从北平到南京,再流离台岛,随后,夫婿被羁,蒙冤入狱,她无家可归。有诗记曰:“剩抚怀中女,深宵忍泪吞。”幸好,才学傍身,峰回路转,她得了机会在台湾大学教书,后来又去海外执教于密州大学、哈佛大学。因为思乡情切,叶嘉莹在1974年重返北京,与亲友团聚,后几次回归,最终扎根故土,繁茂枝叶。

这是关于叶嘉莹九十七年的人生,这九十七年的肉身所托寄的时代,发生了多少呼天啸地、起起落落的大事件呀?不幸中亦有其幸,逃过了命运的无情手。我忽而想起穆旦、冯至、沈从文、傅雷,想起他们,想起另外的一些人,不禁悱恻喟然。

诗词的种子播撒在叶嘉莹的心田,虽然曾经被大雪覆盖,好在时间不长,程度也不深,那点冰霜恰好做了催动,让她对这世间的险恶与这世间尚存的美好都有了更深刻的领悟。

所以,叶嘉莹深爱杜甫。山河破碎,黎民涂炭,风雨飘沛,百姓磨难。《杜甫(秋兴)八首集说》成为叶嘉莹最重要的研究代表作,纪录片《掬水月在手》邀请音乐家佐藤聪明以《秋兴八首》为本创作的电影音乐,很好地融合了诗人和解诗者的经历,在这部同名书籍里,叶嘉莹也强调,《秋兴八首》非常了不起,她说杜甫是集大成的人,又生在了集大成时代。

叶嘉莹说,凡是伟大的作家,真正好的作家,他的作品里都有一种感发的力量,这种感发的力量还能有一种艺术上完美的表达。“感发”是叶嘉莹诗学的核心理念。她接触到了感发在诗歌中的重要性,及感发之生命在本质方面的细微差别。又为认真的缘故,她要诚实地面对自己的真正感受,把所得感受的因缘经过,包括心灵意念的活动线索,都明白交代。她还吸纳了西方哲学

现象学派重视意识对客体之经验,为中国传统古典美学的阐释增加了一些新质,从而创造了贯通中西、自成体系的批评理论。

纪录片胜在氛围渲染,书籍可有更多人员的参与,与更多层面的表达。全书呈现了三十多位亲友的回忆,叶嘉莹被称为“穿裙子的士”“诗词的字典”“魏晋风骨”,诸般赞誉固然有些美溢,然而,有谁可以否认叶嘉莹在中国古诗词研究领域的贡献,传道、授业、解惑,她尽了最大努力来履践这项事业。每个接近她的人,都被她感染,都沉浸在古典美的风姿里。有人说,叶嘉莹从中国古诗词的语境里提炼出的“弱德之美”过于压抑,不符合现代社会的女性需求,可是,“雨中百草秋烂死,阶下决明颜色鲜”,正如叶氏高徒徐晓莉所说的,弱德就是在困难与压抑之中的坚持、坚守、坚忍,是无望之中的希望,是幻灭之中的追求,是卑微之中的尊严和高贵。忍心苛求的人啊,或许仍是因为经历得太少。

时代庞然,太残酷,个人渺小,如水滴。尽一些力,掬水月在手,也有花香满衣。 赵青新

森林从来不会沉默



《森林沉默》

译林出版社 2020年6月

噜山区总是让人感觉神秘莫测,充满灵性。灵性,本质上是人们千百年来对自然膜拜乃至敬畏的结晶。那棵在戴老泉家门口生长了数代人的白辛树,曾是獾娃和百鸟栖息之地。为了给刚刚成家的大孙子打造家具,戴老泉决定砍掉这棵树。一件在平常生活中平淡得让人提不起任何兴趣的事情,在这里却变成了与整个森林体系的艰难抗争。

何止白辛树,那里的一切都充满灵性。开篇那只被人们杀掉的豹子,其灵魂一直在咕噜山区游荡,后将这个村庄带进了魔幻的世界。数千年来,森林里万神聚集,早就是人们生生不息的精神支柱。这里的植物也是富有灵性的,“咕噜山区有千万年的药王,这些药王千万年修成的气场,它们在一方,那一方的所有草药都会药力倍增”。

獾娃,本书的主角,很少说话。他甫一出生,便自带神秘节奏——他的那身金毛,让人极易勾起深山老林里野人传说的联想。

獾娃的特别之处不仅仅在于会爬树,而在于他听得懂森林与万兽的语言。他能

够走一般人走不了的路,他听得懂动物的哀号,他感受得到森林的悲戚……他就像是介于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一个中继角色。

獾娃曾经尝试过脱胎改造,变成纯粹的“人”。獾娃曾两次走出山外。一次是随祖父来到了所谓的文明城市。结果发现,那里的人表面和言悦色,实际上尔虞我诈。另一次獾娃想凭借自己的外貌特长,自食其力,为家里挣些闲钱,代价是作为被人观赏的对象,其潜台词是满足游客对于野人的想象。然而,他最终因无法适应那里的酷热气候,不得不退回到他赖以生长的栖息之地。

獾娃无法消受“文明”生活,最终回到生他养他的咕噜山区。獾娃的“退回”,更像是现代文明的本能不适。像獾娃这样的中继角色都无法消受现代文明,对于咕噜山区的万物而言,自然更是充满疑问。

表面上看,作为社会精英代表的花仙,她出走森林,寻找救赎。她的肉身已经与大山融为一体。她自己很想成为真正的“山里人”,为此“勇敢”地付出了身体的代价。但她最终仍未被大山接纳,因为她始终无法割舍文明社会的恩恩怨怨。导师坐飞机失

事后,她失去了最后的精神支柱,同时意味着森林里已无她的立足之地。

现代文明对森林具有强烈的掠夺性。现代文明视森林为宝库,在文明旗帜的感召下,人们纷纷涌向森林,“抢宝的人们都上了天音梁子和周周的八座山头,跟在推土机后面,寻找千年的沙参王、党参王、何首乌、五色肉芝、太岁”。一旦所谓的“文明”相中了森林,接下来必将是文明的名义,林木被伐,水系被破坏,野兽逃之夭夭,直到逃无可逃。森林从来都不会沉默,只不过森林对人类的报复不会那么立竿见影。每一种植物的消亡,每一种动物的灭绝,最终都会加倍惩罚。

花仙临死前意识到,“他(獾娃)根本不需要认识这些现代文明的东西,这些对他没有任何意义,这个世界肮脏龌龊,他还是待在他的世界里为好。森林以外的世界已彻底崩坏,无可救药”。这是花仙最后的呐喊,也是为森林的呐喊。

至死未能融入森林的花仙,终于给出了厚重的答案:对獾娃以及森林的最好保护,不是改造他们,而是远离。 禾刀